

益  
集  
人





益齋亂高卷第十

長短句

沁園春

將之成都



堪笑書生謬算狂謀可就幾何謂一朝遭遇  
龍風虎五湖歸去月艇烟蓑人事多乖君恩難  
報事奈光陰隨逝波緣何事背鄉關萬里又向  
岷峨幸今天下如家顧去日無多來日多好輕  
裘快馬窮探壯觀馳山走海揔入清哦安用平  
生埃黔席暖空使毛羣欺卧駝休腸斷聽陽關  
第四倒捲金荷



江神子

七夕冒雨到九店

銀河秋畔鵲橋仙  
年年好因緣  
倦客胡為此  
日却離筵千里  
故鄉今更遠  
腸正斷  
眼空穿  
夜寒茅店不成眠  
一燈前  
雨聲邊  
寄語天孫  
新巧欲誰傳  
懶拙只宜閑  
處著  
尋舊路  
臥林泉

鷓鴣天

過新樂縣

宿雨連明半未晴  
跨鞍聊復問前程  
野田立鶴何山意  
駟柳鳴蜩是處聲  
千古事百年情  
浮雲起滅月虧盈  
詩成却對青山笑  
畢竟功名怎麼生

二

九月八日寄松京故舊

客裏良辰屢已孤  
菊花明日共誰娛  
閉門暮色迷紅草  
欹枕秋聲度碧梧  
三尺喙數莖鬚獨吟  
詩句當歌呼  
故園依舊龍山會  
剩肯樽前說我無

三

飲麥酒

其法不芻不麩  
插竹筍甕中  
座客以吹乾而吸之  
傍置一盃  
水量所飲多少  
挹注其中  
酒若不盡其味不渝

未用真珠滴  
夜風碧筩醇  
耐氣相通  
舌頭金液



疑初滿眼底黃雲陷欲空香不斷味難窮更添  
春露吸長虹飲中妙訣人如問會得吹笙便可  
工

四 揚州平山堂今為八哈師所居

樂府曾知有此堂路人猶解說歐陽堂前楊柳  
經搖落壁上龍蛇逸杳茫雲澹佇月荒涼感今  
懷古欲沾裳胡僧可是無情物毳衲蒙頭入睡  
鄉

五 鶴林寺

夾道修篁接斷山小橋流水走平田雲間無處

尋黃鶴雪裏何人開杜鵑謔富貴慕神仙到頭  
還似夢悠然僧窓半日閑中味只有詩人得秘  
傳皆山中故事

六常引 暮行

棲鷗去盡遠山青看暝色入林

人不見苔扉半扇照鞍涼月滿衣白露繫馬睡  
寒廳今夜候明星又何處長亭短亭

浣溪紗 早行

旅枕生寒夜慘悽半庭明月露淒迷疲僮夢語  
馬頻嘶人世幾時能小杜窵遊何



黃帝鑄鼎原

見說軒皇此鍊丹乘龍一去杳難攀鼎湖流水  
自清閑空把遺弓跡地上不蒙留藥在人間占  
今無計駐朱顏

大江東去

過華陰

三峰奇絕儘披露一掬天怪風物聞說翰林會  
過此長嘯蒼松翠壁八表游神三盃通酒驢背  
鬚如雪塵埃俗眼豈知天上人傑猶想居士留  
中倚天卜丈氣星虹間發縹杳仙蹤何處問箭

管天光明滅安得照翮雲裾霞佩共散麒麟髮  
花間玉井一搏轟醉秋月

蝶戀花

漢虎帝茂陵

石室天壇封禪了青鳥含書細報長生道寶鼎  
光沉仙堂倒茂陵斜日空秋草百歲真同昏與  
曉羽化何人一見蓬萊島海上安期今亦老從  
教輿盡如瓜棗

人月圓

馬嵬劾吳彥高

五雲繡嶺明珠殿飛燕倚新粧小壘中有漁陽  
胡馬驚破霓裳海棠正好東風無賴狼籍春光



明眸皓齒如今何在空斷人腸

水調歌頭

過大散關

行盡碧溪曲漸到亂山中山中白日無色虎嘯  
谷生風萬仞崩崖疊嶂千歲枯藤恠樹嵐翠自  
濛濛我馬汗如雨備運轉層空登絕頂覽元化  
意難窮群峯半落天外滅沒度秋鴻男子平生  
大志造物當年真巧相對孰為雄老去卧丘壑  
說此詫兒童

二

望華山

天地賦奇特千古壯西州三峯屹起相對長劍

樂清秋鐵鏤高乘翠壁玉井冷涵銀漢知在五  
雲頭造物可無物掌跡宛然留記重瞳崇祀  
秩谷神休真誠若契真境青鳥引丹樓我欲乘  
風歸去只恐烟霞深處幽絕使人愁一嘯蹇驢  
背潘閣亦風流

玉漏遲

蜀中中秋值雨

一年唯一日遊人共惜今宵明月露洗霜磨無  
限金波洋溢幸有瑤琴玉笛更是處江樓清絕  
邀俊逸登臨一醉持酬佳節豈料數陣頑雲  
忽掩却天涯廣寒宮闕失意初筵唯聽秋虫鳴



咽莫恨恒娥薄相且吸盡盃中之物圖又缺空  
使早生華髮

菩薩蠻

舟中夜宿

西風吹雨鳴江樹一邊殘照青山暮繫纜近漁  
家船頭人語譁白魚無白酒徑到無何有自喜  
卧滄洲那知是宦遊

二

舟次青神

長江日落烟波綠移舟漸近青山曲隔竹一燈  
明隨風百丈輕夜深蓬底宿暗浪鳴琴筑夢與  
白鷗盟朝來莫漫驚

洞仙歌

杜子美草堂

百花潭上但蕙烟秋草猶想君家屋烏好詔堂  
年遠道華髮歸來妻子吟短褐天吳顛倒卜  
居少塵事留得囊錢買酒尋花被春惱造物亦  
何心狂了賢才長羈絆浪生虛老却不解消磨  
盡詩名百代下令人暗傷悽抱

滿江紅

相如駟馬橋

漢代文章誰獨步上林詞客遊曾倦家徒四壁  
氣吞七澤華表留言朝禁闥使星動彩歸鄉國  
笑向來父老到如今知豪傑入世事真難測



君亦爾將誰責顧金多祿享頓忘疇昔琴上早  
期心共赤鏡中忍使頭光白能不改只有蜀江  
邊青山色

木蘭花慢

長安懷古

騷人多感慨況古國遇秋風望千里金城一區  
天府氣勢清雄繁華事無處問但山川景物古  
今同鶴去蒼雲太白鴈嘶紅樹新豐夕陽西  
下水流東與廢夢魂中笑弱吐強吞縱成橫  
鳥沒長空手如似壘首飲向蝸牛角上在窮通  
看取麟臺圖畫誰飲馬鬣蒿蓬

二

書李將軍家壁

將軍真好士識半西足吾主况西自岷我北來  
燕趙並轡論情相牽說歸故里有門前稚子候  
淵明對酒歡酣四坐挑燈話到三更  
高歌伐木鳥嚶嚶懷抱向君傾任容路光陰欲  
停歸騎更盡飛觥人間世逢與別似浮雲聚散  
月虧盈但使金軀健在白頭會得尋盟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

平沙落雁

玉塞多繒繳金河欠稻梁兄弟第自成行萬



望到瀟湘遠水澄  
拖練平沙白耀霜  
渡頭人散近斜陽  
欲下更悠揚

遠浦歸帆

南浦寒潮急  
西岑落日催  
雲帆片片趁風開  
遠曠碧山來  
出沒輕鷗舞  
奔騰陣馬回  
船頭浪吐空花堆  
畫鼓殷春雷

瀟湘夜雨

潮落蒸陵浦  
烟沉橘洲黃  
陵祠下雨聲秋  
無限古今愁  
漠漠迷漁火  
蕭蕭滯客舟  
箇中誰與共清幽  
唯有一沙鷗

洞庭秋月

萬里天浮水  
三秋露洗空  
水輪轉上海門東  
弄影碧波中  
蕩蕩開闔亭  
亭掃玉虹  
雲帆便欲掛西風  
直到廣寒宮

江天暮雪

風緊雲容慘  
天寒雪勢嚴  
篩寒洒白弄纖纖  
萬屋盡堆盈  
遠浦回漁棹  
孤村落酒帘  
三更霽色如銀蟾  
更約掛疎簾

烟寺暮鐘

楚甸秋霖捲  
湘岑暮靄濃  
一春容罷一春容  
何



許日沉鐘搖月傳空谷隨風度遠峯溪橋有客  
倚寒筇一逕入雲松

山市晴嵐

遠岫螺千點長溪玉一圍日高山店未開扉嵐  
翠落殘霏隱隱樓臺遠濛濛草樹微市橋曾記  
買魚歸一望却疑非

漁村落照

遠岫留殘照微波映斷霞竹簑茅舍是漁家  
一逕傍林斜綠岸雙雙鷺青山點點鴉時聞笑語  
隔蘆花白酒換魚蝦

平沙落鴈

醉墨踈還密殘碁整復斜料應遺跡在泥沙來  
往歲無差水暖仍拈米霜寒尚葦花心安只合  
此為家何事客天涯

遠浦歸帆

解纜離淮甸揚舲指楚鄉風聲颯颯水茫茫帆  
席上危檣斷送浮雲影鷺迴過鴈行江樓紅袖  
倚斜陽遠引客心忙

瀟湘夜雨

暗澹青楓樹蕭疎斑竹林蓬窗夜雨冷難禁敲



抗古鄉心二女湘江渡三閭楚澤吟白雲千載  
恨沉沉滄海未為深

洞庭秋月

衡岳寬臨北君山小近南中開七百里湖潭吳  
楚八包含銀漢秋相接金波夜正涵舉盃長嘯  
待鸞驂且對影成三

江天暮雪

向夕迴征棹凌寒上酒樓江雲作雪使人愁不  
見古潭洲聲緊雲邊鴈魂清水上鷗千金駿馬  
擁貂裘何似卧漁舟

山市晴嵐

海氣蒸秋熱山容媚晚晴森森萬樹立無聲空  
翠襲人清鏡裏雙娥斂機中匹練橫隔溪何處  
鷓鴣鳴雲日翳還明

漁村落照

雨霽長江碧雲歸遠岫青一邊殘照在林垌綠  
網曬菘扁波影明重綺沙痕射遠星鱸魚白酒  
醉還醒身事任浮萍

烟寺暮鐘

松都八景



紫洞尋僧

傍石過清淺穿林上翠微逢人何更問僧扉  
午梵出煙霏草露霑芒屨松花點葛衣  
鬢絲禪榻坐忘機山鳥謾催歸

青郊送客

芳草城東路疎松野外坡春風是處別離多  
祖帳簌鳴珂村暖雞呼屋沙晴燕掠波臨分立馬  
更婆婆一曲渭城歌

北山烟雨

萬壑煙光動千林雨氣通五冠西畔九龍東  
水

墨古屏風巖樹濃凝翠溪花亂泛紅  
斷虹殘照有無中一鳥沒長空

西江風雪

過海風淒緊連雲雪杳茫落花飄絮滿江鄉  
偷放一春狂漁市開門早征帆入浦忙  
酒樓何處咽絲篁愁殺孟襄陽

白岳晴雲

蒼杏春風後茅茨野水頭晴雲弄色靄  
林立雨意未能休京縣民無賦郊田歲有秋  
明朝去學種瓜侯身事寄菟裘



黃橋晚照

隱見溪流轉縱橫野壠分隔林人語遠堪聞村  
逕綠如裙鳶集螟山樹鴉投鵠嶺雲來牛去馬  
更紛紛城郭日初曛

長湍石磴

挿水雲根聳橫空黛壁開魚龍吹浪轉隅隈百  
里綠徘徊日浸玻璃色花分錦繡堆畫舫載酒  
管絃催一日繞千迴

剡淵瀑布

日照羣峯秀雲蒸一洞深人言玉輦昔登臨盤

石在潭心白練飛千尺青銅徹萬尋月明笙鶴  
下遙岑吹送水龍吟

紫洞尋僧

老喜身猶健閑知興更添芒鞋竹杖度千巖迎  
送有蒼髯坐久雲歸岫談餘月掛簷但教沽酒  
引陶潛來往意何厭

青郊送客

野寺松花落晴川柳絮飛臨風白馬紫金鞵欲  
去惜芳菲聚散今猶古功名與也非青山不語  
暗相譏誰見二疏歸



西江風雪

雪壓江邊屋風鳴浦口  
播時登草閣掛南燧空  
海香茫茫斫膾銀絲細  
開樽綠蟻香高歌一曲  
禮成江賜斷賀頭綱

北山煙雨

澹澹青空遠亭亭碧巘重  
忽驚雷雨送飛龍欲  
洗玉芙蓉稍認巖門寺  
都迷壑底松良工吮筆  
未形容疑是九疑峯

白嶽晴雲

曉過青郊驛春遊白嶽山  
提壺勸酒語關關

聽一開顏村舍疎林外  
田畦亂水間郊原兩足  
信風遠羨殺嶺雲閑

黃橋晚照

曠望荒田路嵯峨柳院樓  
夕陽行路却回頭紅  
樹五陵秋城郭遺基壯  
下戈往事悠村家童子  
不知愁橫笛倒騎牛

扑淵瀑布

絕壁開巖竇長川掛半天  
跳珠噴三幾千年爽  
氣白如烟豈學燃犀客  
唯期駐鶴仙淋衣暑汗  
似流泉到此欲裝綿



長湍石壁

瘦骨千年立蒼根  
百里盤橫張側展  
綠波間一帶玉孿  
顏獵騎何曾顧  
漁郎只漫看  
詩人強欲狀天慳  
贏得鬢毛斑

高麗亂藁卷第十

拾遺

拱北樓應製詩

見輿地勝覽

省方南國日拜表  
北樓初浩蕩  
尊前興縱橫  
筆下書風高  
鴈邊渚雲淨  
鶴冲虛  
老矣今多病  
權恩負倡予

上征東省書

見東文選

高麗國耆老衆官謹齋沐上書于征東省請相  
國執事朝廷使臣朶赤等欽奉郊天大赦德音  
前來王京我寶塔實憐王引僚吏備儀仗出迎  
城外入于本宮聽詔訖使臣等就執王上馬迴



去事出倉卒凡在陪臣措躬無所尚復奚言然  
念王年少不更事直情徑行所以致此原其本  
意蓋亦無他天日照臨胡可誣也又念小邦始  
祖王氏開國海隅四百二十六年子孫相繼二  
十八世歷宋遼金通使往來羈縻而已及我大  
祖聖武皇帝龍興之際有金山王子者驅掠中  
原之民圖復亡遼之業勢窮東走陸梁島嶼太  
祖命哈真扎刺兩將帥討罪天寒雪深餉道不  
繼我忠憲王遣趙冲金就礪等助兵與糧一與  
破賊於是兩國同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因分

所虜生口為信今小邦有契丹場是也世祖文  
武皇帝觀兵襄陽阿里孛哥扇變漠北諸侯虞  
疑各懷去就我忠敬王時為世子蒙犯霜露直  
至汴梁以迎于道世祖單見驚喜曰高麗荒遠  
之邦今我北歸將繼太統彼其世子自來歸我  
天贊我也忠敬王既當國陪臣林惟茂父子不  
喜內屬擅廢立阻兵江華世子忠烈王奔告朝  
廷世祖赫怒詔王復位乘駟入覲王及世子引  
兵東還擒戮逆黨去水而陸一心供職忠烈王  
之世世祖兩征日本王遣金方慶等修其戰艦



每為先鋒又乃顏之黨哈丹攻陷水達達女真之地侵及我疆欲抗天威王出兵逆擊之隻輪無返者大德末益知禮不花王左右仁宗皇帝定亂清宮奉迎武宗皇帝為一等功臣是則王氏忠於朝廷也久矣又令世祖皇帝登降忽篤恻迷恩公主是生益知禮不花王益知禮不花王生阿納忒室利王阿納忒室利王生寶塔實里王寶塔實里王雖踈且遠其於世祖實有肺腑之親馬又念皇后竒氏生自小邦上配至尊誕毓元良為天下所慶賴朝廷之視小邦不應

與諸蕃同焉又念小邦與日本隔海為隣我之蒙福彼則愧其歸化之遲我之獲安彼則甘其執迷之陋勢之必然者也昔周執衛侯弔而卒令復位漢徵梁王武而亦使歸梁有以見王者之大度也况我朝廷自列聖以來好生之德萬萬過於周漢而今則親享南郊尊祖配天大禮既成德音廣布外薄四海蹈舞歡呼苟有一物不被其仁澤者所宜痛心欽惟聖天子以宥過無大之仁倘迴一念使我寶塔實里王免離罪罟消涿恩波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替其名衣



冠風俗並仍其制山海愚民獲安舊業則六祖  
世祖勤恤小邦之意豈不益明世祖釐降公主  
生子若孫以繫遠方之心其規模豈不益遠皇  
后誕毓元良天下之慶賴豈不益偉小邦勤王  
敵氣之志豈不益堅日本未服之民革其執迷  
樂於歸化其意豈不益篤四百二十六年二十  
八世血食之鬼豈不益感朝廷宥過無六好生  
之德豈不益播於天下後世哉伏惟執事俯察  
芻言達于天聰

上都堂書

見東國通鑑○編史者當為  
上下多不備下書同

今我國王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承天子明命  
紹祖宗重業而當前王顛覆之後可不小心翼  
翼以敬以慎敬慎之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  
如嚮學今祭酒田淑蒙已名為師更擇賢儒二  
人與淑蒙講孝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百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之道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厚好  
學愛禮者十數為侍學左右輔導四書既熟六  
經以次講明驕奢淫泆起造狗馬不使接于耳  
目習與成德造同覺此當務之要意者也君  
臣義同一體元首股肱不離可乎今宰相非



宴會不相接非特召不得之興可理亦當請日  
坐便殿每與宰相論議政事或可分日進對雖  
無事不廢此禮不然則大臣日諫宦者日親生  
民休戚宗社安危恐莫得而上聞也政考之名  
起于權臣之世非古制也當章政考歸之典理  
軍簿置考功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  
十二月受都目考政案用以黜陟永為恒規則  
可以絕請謁之徒杜僥倖之門今若因循不復  
古制深恐將來梁將祖倫杜仁壽高謙之輩蜂  
起而黑冊之謗不可遏也薦坊內棄毒民尤甚

者前已下令革罷後復遷延中外失望至使龍  
普馳出見責可不愧于心乎德寧寶興等庫凡  
非古制者一切釐革庶永不及聖旨勤恤之意  
刺史守令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  
遭其害官高而降為者僣肆不遵法年邁而未  
得者昏慵不任事或以請謁起寵畝垂金魚者  
又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夫八參者必經  
監務縣令至于四品例為牧守而監察司按廉  
使必行廢貶為之賞罰所為官高者年邁者用  
請謁起寵畝者如不得已寧授京官勿與親民



之任行之二十年流亡不復貢賦不足未之有也  
金銀錦繡不產我國前黃公卿被服只用素段  
若細布器皿只用鑄銅瓦尾德陵作一衣問直  
則重輟而不為毅陵嘗責前王感金之衣掉羽  
之笠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  
社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  
而國用匱職此而已請宰相今後不以錦繡為  
服金玉為器又不使核服乘馬者擁其後各務  
儉約諷上而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者追徵  
暴斂之布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黃緣為意

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來歲雜貢  
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省既有文移當早  
施行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俸祿不備夫以一  
國之主取群臣之廉之資以實私藏豈不貽譏  
後世請問諸兩國罷食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  
極京畿土田除祖業口分餘皆折給為祿科田  
行之近五十年通者權豪之門奪占略盡中間  
屢議釐革輒以危言資欺上聽卒莫能行此大  
臣不固執之所致也果能釐革悅者甚眾不悅  
者權豪數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為我州郡遠



年貢賦之逋欠者有司有計迫徵十分莫得其  
一祇是歛怨而已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  
欠貢賦一切蠲免前此數年窮民有因暴歛典  
賣男女請令諸道存撫按廉使出榜許其來京  
自告因以官財量給贖還其買者亦令自首若  
不自首不與其直勒還父母甚者治罪

修築京城訪大臣時上書

見東國通鑑

我太祖東征西討統三為一之後七年而蕞用  
瘡痍之民起土木之後所不忍也故不城於京  
非不為也勢不可也至顯王初契丹躡蹀京邑

燒毀宮室當時若有城郭之固契丹未必躡蹀  
燒毀若此其甚且易也顯王二十年始命李可  
道築開京城郭厥後金山王子引兵而來西海  
忠清道沙平津北無處不至不得入京都余古  
車羅大屯兵黃橋又不能入京都以有城郭也  
城郭之當修無智愚皆知之矣既定此議雖有  
陰陽忌諱確然不改然後可就也

雪谷詩序

規東選

雪谷鄭仲孚崔春軒子壻而學於崔拙翁拙翁  
元少許可入春軒端不阿所好每為予稱仲孚



之賢予於是得其為人仲孚既筮仕一歷史翰不  
十年拜諫議大夫出守蔚州有惠政其去也民  
扶老携幼扳援涕泣莫可遏及奉國表如京師  
為丞相別哥普化公所重將薦之天子而仲孚  
病不起有子曰樞奉樞東歸聞者莫不驚嘆痛  
惜嗚呼古之才而不壽者唐有李長吉宋有邢  
敦夫士子亦嘗見愛於民見重於大人如吾仲  
孚乎東方之士於仲孚之不韋驚嘆而痛惜之  
尤宜也所著詩若文若干篇樞編為前後集共  
二卷得而觀之慘然至復因書拙語其端歸諸

鄭氏樞今為都官郎中寔予門生也

拾遺終



雞林府院君謚文忠李公墓誌銘

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三重太正韓  
山君領藝文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李穡撰

至正二十七年歲在丁未秋七月

推誠亮

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雞  
林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事益齋先生李公以  
病卒于第年八十一大常謚文忠公十月

有司具儀衛葬于牛峯縣桃空村先塋丙辰冬  
十月 配享玄陵廟庭公諱齊賢字仲思父



姓李氏新羅始祖赫居世有佐命大臣曰李謁  
平其後蘇判居明生兵部令金現兵部生三韓  
功臣大守金書新羅王金溥既納土入朝尚太  
祖女樂浪公主生女以妻金書生濶弘濶弘生  
承訓承訓生周復周復生僊僊生修連修連生  
寵暹寵暹生春貞春貞生玄福玄福生宣用宣  
生升高升高生文林即尚衣直長同正諱得堅  
尚衣生贈左僕射諱漸僕射生檢校政丞諱文  
定諱瑱娶戴陵直朴仁育之女辰韓國大夫人  
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庚辰生公公自幼巽然如

成人既知為文已有作者氣大德辛丑公年十  
五郎常侍僖試成均舉首負其能相頡頏聞公  
所作滄縮莫敢爭先公果為魁是歲菊齋權公  
溥悅軒趙公簡試禮闈公又中丙科權公以其  
子妻之公曰此小技耳不足以大畜吾德討論  
墳典淹骨精研折衷以至當文定公大喜曰天  
其或者益大吾門乎癸卯權務奉先座判官延  
慶宮錄事戊申選入藝文春秋館館中人推讓  
不敢論文其冬遷齊安府直講己酉權司憲糾  
正庚戌遷選部散郎辛亥再轉典校寺丞三司



判官所居稱職皇慶壬子選為西海道按察使  
有古詩齊風陞成均樂正冬提舉豐儲倉事癸  
丑副令內府豐儲監斗斛內府校鑄錢尺寸公  
為之無難色人曰李公可謂不器君子矣忠宣  
三位仁宗定內難迎立武宗故於兩朝寵遇無  
對遂請傳國于忠肅以太尉留京師邸構萬卷  
堂考究以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  
選吾府中亦有其人是吾羞也召至都實延祐  
甲寅正月也姚收菴闔子靜元復初趙子昂咸  
游王門公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歎不置乙

卯遷選部議即秋拜成均祭酒因魚議即丙辰  
奉使西蜀至題詠膾炙人口是歲判典長寺  
事丁巳拜選部典書己未王降香江南樓臺風  
物遇興遣懷每從容曰此間不可無亭上也  
中知密直司事賜端誠翊贊功臣之號知貢舉  
時稱得士公年蓋三十四文定辰韓外舅姑二  
室主皆無恙公舉觴稱壽一世歡之是年奏授  
高麗王府斷事官至治壬戌冬還京師未至忠  
宣王被請出西蕃明年公往謁謳吟道中忠憤  
藹然奉定甲子加直靖大夫密直司事乙丑改



賜功臣號曰推誠亮節再轉僉議評理政堂文  
學丙寅移三司使天曆庚午忠惠王權國復為  
政堂文學未幾罷後至元丙子以三重大臣封  
金海君領藝文館事己卯春二月忠肅王薨其  
執政丞曹頤督百官屯兵永安宮宣言逐去君  
側惡小而陰為濬王地忠惠王率精騎擊殺之  
而其黨之在都者甚衆必欲抵王罪人心疑危  
搆且不測公憤不顧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  
之如京師代舌以筆事得辨折功在一等既還  
群小益煽公屏迹不出著撰翁裨說至正甲申

冬忠穆王即位進府院君領孝思觀事書筵以  
公為師丙戌修忠烈王實錄戊子判三司事辛  
卯冬亥陟即位未至國拜公右政丞權署征東  
省事數月國空虛公措置得宜人賴以安壬辰  
賜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之號元從功  
臣趙日新忌公居其上公知之三上表固辭其  
冬十月日新聚群不逞夜入宮害所忌縱兵誅  
殺公以辭位得免日新伏誅起公為右政丞癸  
巳正月辭五月以府院君知貢舉甲午十二月  
復為右政丞明年又辭公年七十封金海侯十



二月為門下侍中丁酉五月乞以本職致仕從  
之國制封君致仕頒祿有差既老而猶受厚祿  
於義不安故有是請朝論以為本職致仕非所  
以敬大臣也壬寅復封雞林府院君公自十五  
登科名蓋一世立朝以來專奉文書歷外制於  
藝文春秋館由屬官至兩府封君未嘗去職唯  
忠定三年不與焉以公嘗奉表請立玄陵故也  
公天資學重輔以學問高明正人故其發於議  
論措諸事業者燁然可觀也初公讀史筆削大  
義必法春秋至則天紀曰那將周餘分續我唐

日月後得朱子綱目自驗其識之正人有片善  
稱譽惟恐不聞先輩遺事雖細以為難及平生  
未嘗疾言遽色有及於穢語對客置酒商確古  
今齷齪不倦崔拙翁歎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  
吾於益齋見之矣公務遵舊法不喜更張嘗曰  
吾志豈不如古人但吾才不及今人耳公之孫  
連姻奇氏公忌其盛滿及其拜平章玄陵勅兩  
制賦詩以賀且命公叙其事公辭不為自號益  
齋卒晚之敗玄陵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也  
嘗言晚非端人今果驗公自少儕輩不敢斥名



必稱益齋及為宰相人無貴賤皆稱益齋其見  
重於世如此公所著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公元  
三娶吉昌國夫人權氏生二男三女長男曰瑞  
種奉常大夫宗簿副令次曰遵尊奉常大夫典  
理掾即寶文閣直提學知製教長女適正順大  
夫判司僕寺事任德壽次適中正大夫典農正  
李係孫次適銀青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翰  
林院大學士金希祖封毅和宅主壽春國夫人  
朴氏宣授西京等處萬戶府副萬戶中顯大夫  
司僕正諱居實之女生一男三女男曰彰路奉

翊大夫開城尹長女適正順大夫判典農寺事  
朴東生次適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宋懋次惠  
如今為尼瑞原郡夫人徐氏通直即知瑞州事  
諱仲麟之女生二女長適正大夫三司右尹  
金南雨次適奉善大夫典醫副正李有芳側室  
生二女長適中即將林富陽次幼宗簿娶密直  
使兼監察大夫洪侑之女生一男二女男曰寶  
林匡靖大夫政堂文學商議會議都監事進賢  
館大提學上護軍長女適通憲大夫判衛尉寺  
事趙茂次適中顯大夫順興府使李元禰又娶



檢校中郎將金松柱女生一男曰元益娶密直  
崔沆女生一男幼摠郎娶上黨君白頤正女生  
三男一女長曰德林朝奉即驪興郡事次曰壽  
林奉翊大夫同知密直司事仕元朝為翰林學  
士資善大夫以故贈公大常卿具勲階爵次曰  
學林中顯大夫小府尹女適奉翊大夫開城尹  
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奇仁傑開城娶重大  
匡清城君謚平簡諱公義之女韓氏生一女適  
春秋檢閱元序繼室正順大夫判典客寺事金  
昂之女生二男一女長曰蟠刑定都監判官次

曰袞慶仙店錄事女幼司僕生二男四女長男  
曰純義奉善大夫軍器少尹次曰純禮中郎將  
長女適通直郎起居郎知製教申渾次適中正  
大夫親禦軍大護軍朴永忠次適奉先大夫小  
府尹黃泓次適中郎將金鏞與農正生二男一  
女長曰隲郎將次曰亮中郎將女適通憲大夫  
判繕工寺事安翊判典農生三男一女長曰經  
奉善大夫軍器少尹次縉別將次殊文別將女  
幼典校生一男幼左尹生二男長曰上依次曰  
廣大女皆幼會孫男女共二人趙衛尉生二男



二女長曰從善中即將次遊善權務女皆幼李  
順興生一男一女男曰有喜崇恩殿直女皆幼  
驪興生二男二女長男曰申承奉即供造署令  
次曰密長女適正順大夫判衛尉寺事李承源  
次適宣德郎通禮門祗候郭游禮密直生二男  
二女長曰崇義次崇道典密錄事女皆幼小府  
生一男二女男幼長女適司憲持平金萬具次  
幼奇開城生一男曰慎純義生一女幼純禮生  
一男曰滋一女幼申渾生一男二女男曰浩大  
殿指諭中即將長女適即將黃允奇次幼大護

軍生三男三女長曰龍壽別將餘皆幼黃少府  
生一男二女男曰藥叔餘皆幼騰生一男一女  
男曰孝奴女幼亮生三男一女長曰伯恭次伯  
謙餘幼銘曰

天地儲精公迺挺生奎壁耀芒公迺護揚名溢  
域中身居海東道德之首文章之宗北斗泰山  
昌黎之韓光風霽月春陵茂叔四秉國鈞年踰  
八旬麟鳳其瑞著龜其神功在社稷澤流生民  
闕宮升配哀榮無對惟爾子孫忠孝是遵勿謂  
無知公在九原



益齋先生文集跋

庚子秋余在河村東都尹李公時發以新刻益齋先生文集印本見寄且曰益齋吾先祖也亂後内外文籍蕩失殆盡獨此編僅免灰燼恐遂湮沒不傳乃哀聚而改刻之今始訖工欲藏之名山以圖永久子其為我跋其後余謹受而卒業則其曰益齋亂稿者十卷曰櫟翁稗說者四卷曰孝行錄者一卷總若干卷因撫卷嘆曰富哉先生之文也敏哉李公之舉也傳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此但言其槩耳夫德厚者流光其



遺風餘韻將百世而猶存豈但以五世限之哉  
古之所謂不朽者三德也功也言也然有德者  
未必有功有功者未必有言高麗五百年間名  
世者多矣求其本末無備始終一致巍然高出  
無可議為者惟先生有焉故今去先生之亡二  
百三十四年其遺文之行世也如星斗麗天喬  
巖在望有目者皆可見至於鋒炳煨燼之中人  
且收拾而寶藏之無所失墜又得賢子孫發揮  
而揄揚之信乎其德厚而流光也余聞李公始  
至東都也賊退甫爾荆棘滿城公私赤立李公

為之未久政通人和凡百施為稍稍復舊乃於  
調度征繕之暇留心於文教之事悉取古書籍  
之有關於學習者刊刻而廣布焉於先生之文  
尤加惓惓焉不數月間成此大役敏速如神可  
見公政事文學之才出入遠甚真可謂先生之  
後也余於先生亦忝係外派昔在己巳間先君  
子出牧清州余省覲往來因獲瞻拜先生遺像  
於進士李濟家潛又先生遠裔也望儼而溫至  
今森然在目其後間遺像不全於兵火為之泯  
然而悲豈料三十年後得見此全集也人事變



遷俯仰今古不得不重有感焉若夫先生文章  
德業之盛牧隱之序盡之余不敢贅只樂道府  
尹公之事且記余之所感者而歸之使後之覽  
者知斯集之益可貴重也是年九月上澣後學  
豐山柳成龍謹跋

惟我先祖益齋文忠公挺生麗季其道德文章  
之盛傳之信史載之誌銘班班可考非後人之  
所容追贅也所著亂黨裨說及所贊孝行錄等  
書舊有板本於雞林雞林卽我李之隴西也然  
其行世既久剝缺幾盡屬徑兵火並與其人家  
篋笥者而俱燼吁生乎數百載之下遡乎數百  
載之上得見其英華之發者獨賴此篇之存而  
今其湮晦有至於斯此斯文之所共歎惜而况  
在為之後裔者乎孫之不肯辜忝焉茲卽與宗  
人之在斯境者亟謀重梓人皆樂助其費繼以



西川鄭相公再以書囑之勤族祖前正言光胤  
氏搜寄其家藏孝行錄勉以并刊噫以不肖追  
慕之拳拳而復有宗人之助相公之囑正言公  
之勉此事之所以克濟也本黨及說與錄三書  
摠若干卷皆親加讎校大其字於舊刻且收輯  
詩文之逸於本集者數篇附之卷末至其孝行  
一部乃於簿領之暇手自繕寫者非曰能之欲  
寓其區區敬慕之意耳刻既成不可沒其顛末  
歲月於是乎云萬曆庚子中秋十一代孫通政  
大夫守慶州府尹時發謹識

高麗益齊公以機業文章唱於當世所著詩文  
名為亂葉雜記時事謂之神語非徒詞旨典雅  
前朝上下五百年之跡大略可見實與儒史相  
為表裏者也刊行既久未免缺誤宣德六年夏  
殿下命文臣釐正繕寫刊于江原道之原州惟  
公道德之高功業之盛後輩所欽慕而未及見  
獨其英華之統及後世考唯文章是賴耳學者  
聞其風誦其詩必有興起者矣此集幾至湮晦  
而特命重梓以壽其傳我殿下尊德右  
文之美猗歟盛哉歲宣德壬子秋七月日朝



奉大夫集賢殿應教藝文應教知製教經筵  
檢討官巨金鎮奉 教敬跋

崇禎丙子後伍  
拾柒年癸酉正  
月雞林府重刊

樂翁裨說前

至正壬午夏雨連月杜門無筵音閱不可祛持  
硯承簪溜聯交朋往還折簡遇所記書諸紙背  
題其端曰樂翁裨說夫樂之從樂聲也然以不  
材遠害在木為可樂所以從樂也子嘗從大夫  
之後自免以養拙因號樂翁庶幾其不材而能  
壽也裨之從卑亦聲也以義觀之裨未之卑者  
也余少知讀書壯而廢其學今老矣顧書為駁  
雜之文無實而可卑猶之裨也故名其所錄為  
裨說云仲思序翁益齋自號樂翁



懿祖世祖諱下字與太祖諱並同金寬毅以開  
國之前俗尚淳朴意其或然故書之王代錄懿  
祖通六藝書與射妙絕一時世祖少蘊器局有  
雄據三韓之志豈不知祖考之名為不可犯而  
自以為名且以名其子乎况太祖創業垂統動  
法先王寧有不得已而怙於非禮之名乎竊謂  
新羅之時其君稱麻立干麻立干初君臣聚會立羅  
為其君位因號其君曰麻立干謂其臣稱阿干  
當稱者也干則新羅俗相尊之辭其臣稱阿干  
大阿干至於鄉里之民例以干連其名而呼之  
盖相尊之辭也阿干或作阿餐關餐以干餐餐

說前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a large watermark.



三字其聲相近也懿祖世祖諱下字亦與下餐  
祭之聲為相近乃所謂相尊之辭連其名而呼  
之者之轉也非其名也太祖適以此字為名好  
事者遂傳會而為之說曰三世一名必三三韓  
盖不足信也

寬毅又云道說見世祖松嶽南第曰種稜之田而  
種麻也稜之與王方言相類故太祖因姓王氏  
云云父在而子改其姓天下豈有是理乎嗚呼  
其謂我太祖為之乎且太祖遠世祖仕弓裔弓  
裔之多疑忌太祖無故獨以王為姓豈非取禍

之道乎謹按王代宗族記國祖姓王氏然則非  
至太祖始姓王也種稜之說不亦誣哉

又言聖骨將軍虎賁生阿干康忠康忠生居士  
寶育是為國祖元德大王寶育生女配唐貴姓  
而生懿祖懿祖生世祖世祖生太祖如其所云  
唐貴姓者於懿祖為皇考而寶育皇考之舅也  
而稱為國祖何也又言太祖追尊三代祖考及  
其后妃考為世祖威武大王母為威肅三后祖  
為懿祖景康大王祖母為元昌王后曾祖母為  
貞明王后曾祖母之父寶育為國祖元德大王



云略曾祖而書曾祖母之父謂之三代祖考何也按王代宗族記云國祖太祖之曾祖也貞明國祖之妃也聖源錄云寶育聖人者元德大王之外祖也以此觀之國祖元德大王是唐寶姓者之子而於懿祖為考也貞明王后是寶育之外孫女而於懿祖為妣也其以寶育為國祖元德大王者誤矣

又言懿祖得唐父所留弓矢涉海而遠觀然則其志深切矣龍王問其所欲即求東歸恐懿祖不如是也聖源錄云所康大王神懿之妻龍女

者平州人豆恩姑角干之女子也則與寬毅所記者異矣

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漢韋玄成等以為祠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始受命為王是以二廟不毀與親廟而七也劉歆以為七者其正數可常數也宗變也不在數中苟有功德宗之不可預為定數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



也如韋氏之說七廟唯周制而已商書伊尹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廟之制其來舊矣班固  
以劉說為是者此也其昭穆之不易晦菴朱子  
以左氏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及  
顏師古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者又復論之  
今按鄭玄曰遷廟之生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  
中亦謂昭穆各以其序藏於二祧也其曰合藏  
云者謂眾昭合藏於左祧眾穆合藏於右祧也  
非謂昭穆皆合藏於右祧而遷於左祧然後之  
壇之墀而之鬼也孔穎達曰禮三年喪畢遠祖

遠遷新主入廟計昭穆之次昭次入昭廟穆次  
入穆廟此其說明甚又無可疑者也閉默軒漬  
乃謂昭當遷為穆穆當遷為昭至著論以譏朱  
子今考其世代編年之書又謂昭穆萬世不易  
何其說自相矛盾如此編年公在慶陵時作世代  
一書而名編年綱目昭兄弟相代者公羊以為  
穆之論二書不同也昭穆同班孔穎達曰兄弟相代即異昭穆則設  
令兄弟四人俱立祖父之廟即以從毀故知其  
理必不然公羊子但言其同班耳孔氏弁其世  
數而論之惜乎有未盡也若兄弟五人俱立將



毀其一耶雖未毀者其親同爾將不毀歟昭若  
穆為四廟矣是則兄弟之為同班宜也但五人  
俱立則為五世其以同班不議迭毀乎愚意兄  
終弟及者親廟其義固有降殺矣親廟以七  
世五世迭毀安知兄弟不以三世毀也然不可  
以臆斷也我國先君兄弟相代者太祖之子惠  
定光顯王之子德靖文文王之子順宣肅仁王  
之子毅明神是也默軒於此又如何定奪通鑑  
載我太祖因胡僧機羅言於晉高祖曰渤海我  
姪姻也其王為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

高祖不報及少帝與契丹為仇機羅復言之少  
帝欲使我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遣郭仁遇  
使我見其兵甚弱向者機羅之言特誇誕耳其  
言如是後唐清泰三年契丹立石敬瑭為帝是  
為晉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歲輸金帛三十萬  
疋兩是年百濟王甄萱逃奔歸我請討逆子神  
劔太祖親征擒滅之而新羅王金溥亦納土入  
朝三韓既一乃偃兵息民聿修文教渤海將軍  
申德禮禮部卿太和鈞工部卿太德譽等數千  
萬人前後冒化來投若其與渤海結婚姻則國



史未之見也以我太祖深謀遠略不務功名豈  
不知五季之世中原板蕩不足與有為乎豈不  
知石即之與帝親其交不可以間乎又豈不遣  
一使三四里域之僧越海而謀於新造未集之  
晉欲為渤海報仇於方強之契丹乎且耶仁遇  
之來也果能盡見我兵之虛實強弱乎晉之君  
臣前惑襍羅之言後信仁遇之語遂謂我太祖  
為誇誕豈不謬乎

元朝經世大典奎章閣學士雲集等撰書我國  
事云太祖皇帝之上二年天兵討契丹叛至高

麗國人洪大宣降為嚮導共攻其國其王降所  
謂叛人者金山王子也僭帝河朔號年天成既  
而帝卷東奔關入我北鄙太祖遣哈真扎臘帥  
師討之時忠憲王五年戊寅冬十有二月也天  
大寒雨雪而糧道不繼賊深孽以疲之忠憲王  
出兵與粟以資王師敵金山坑其衆於時兩國  
為兄弟之盟今虞公之筆若王師移兵於我我  
不得已而降者其犄角之功交歡之約沒而不  
書而洪大宣邊郡之一胥挺身逃降烏有一旅  
之衆承其繡縫而謂之共攻其國乎又言太宗



三年遣撒塔等討之其王又降置京府縣七十  
二達魯花赤而班師四年盡殺達魯花赤叛保  
海島云其所謂達魯花赤朝廷之所命耶將帥  
承制自置者耶府縣之小即不論二京達魯花  
赤必非微者亦不書名何也且以達魯花赤若  
是之多其置之與殺之非細事也國史既無其  
文問之遺老亦莫之知此尤可感者也竊求其  
所以然是時天子在北庭去我有萬里之遠事  
之虛實有不及知撒塔擁兵遼左與洪大宣貪  
其虜掠掩我之功誣我以罪激怒朝廷以肆侵

伐耳虞公考之有不詳也嗚呼自古將師者欺  
考勞師以盜富貴遠人不能自白橫罹屠戮者  
可勝計哉

世言大臣嘗經竄謫及為有司劾免不得配享  
宗廟此無稽之言也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今夫配享宗廟者雖非此族之  
比要皆有功於國有德於民假使觸時君喜怒  
以見竄謫臨事錯誤而遭劾免將廢而不祀之  
乎抑有始合苟容全身保位而無功德可紀者



將舉元祀之乎考之國史廢黜弼嘗流於鵠島而從祀於太祖尹瓊見効於九城之後而與享於睿廟可見此言之為無稽也惟其功不足以揜過者自有論耳

吏部掌文銜兵曹主武選第其年月分其勞佚標其功過論其才否具載于書謂之政案中書擬陞黜以奏之門下承制勅以行之國家之法蓋與中原同也崔忠獻擅廢立常居府中與其僚佐私取政案注擬除授授其黨與為承宣者入白于王王不獲已從之忠獻之子怡孫沆沆

之子誼四世秉政習以為常其承宣謂之政色承宣僚佐之任此者三品謂之政色尚書四品以下謂之政色少卿持筆書從事於其下者謂之政色書題而其所會謂之政房斯乃府中之私稱也若琴平章儀金首相敵朴尚書暄諸名士皆由是以進當世榮之莫知其為可羞也抑文正公璪與金仁俊既誅誼歸政王室其政房因而不葺以王室之重任襲權門之私稱此可歎也

德陵初罷政房文銜武選委之選摠部而旨亞



相領之庶幾有復古之望矣而一二腹心之臣  
熟於銓選者使以他官兼之久而不易於是頑  
鈍無恥輕薄冒進之徒乘機而効尤罔上以封  
已使復古之美意徒為文具而已此又可歎也  
施及毅陵之季年日甚一日紫泥之封塗抹於  
宦寺之手黑冊之謗流播於婦兒之口傳曰作  
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其此  
之謂乎兒輩用厚紙墨而油之以習書字謂之  
黑冊毅陵在奉子山離宮以病不喜見  
歛納歟墨至不可辨時人謂之黑冊政事  
神王朝奇洪壽車若松同為平章事坐中書車

問於奇孔雀好在否奇亦問養牧丹之法時人  
議之國家設都兵馬使以待中平章事參知政  
事政堂文學知門下省事為判事判樞密已下  
為使有大事則會議故有合坐之名一歲而或  
一會累歲而或不會其後改為都評議使或稱  
為式目都監使事大來事多倉卒  
合坐合坐之禮先至者離席北面而立後至者  
依其位一行而揖同至席前南向兩拜離席北  
向而伏以叙寒暄復至席前南向兩拜離席北  
向一行而揖乃坐知僉議已上至則密直皆下



庭而立東向上北俯首低手僉議立于其上二  
行而揖升堂拜揖坐如前儀既得僉議一員同  
坐更無庭迎之禮唯首相至則亞相而下皆下  
庭東向上北以迎之首相西向對揖然後升堂  
拜揖亦如前儀首相獨坐於東謂之由坐亞相  
而下一行而坐首相非政丞轍軀也下曲坐無  
庭迎錄事啓事于前各以其意言其可否錄事  
往返其間使其議定于一然後施行謂之議合  
其餘則端坐不言望之儼然誠可敬而畏也今  
則僉議密直增置其員又各有商議之官判三

司事坐于亞相之上左右使坐于評理之上下  
按進而業退往往高談大笑闔房夫婦之私市  
井米鹽之利靡所不談比之奇車孔雀牧丹之  
問又各一時也

舊制二府知貢舉而卿監同知貢舉試日天未  
明知貢舉坐北牀南向同知貢舉坐西牀東向  
監察奉命坐于南少西上東北向將校執旗分  
立階下舉子既集即鑾門貢院吏名呼舉子分  
處之兩廡立木東西書所試題掛于其上日至  
禺中承宣奉金印至同知貢舉迎之庭中相揖







君而有數十頭秦馳其弊不至於傷民且却之則已矣何至餓而殺之乎臣對曰創業垂統之主其見遠而其慮深非後世之所及也且如宋太祖養猪禁中仁宗令放之後得姓人顧無所取血則知太祖慮亦及於此亦未為定論安知太祖養猪之意不有大於取血者耶我太祖之所以為此者將以折戎人之詭計耶抑亦防後世之侈心耶蓋必有微旨矣此在殿下恭默而思之力行而體之爾非愚臣所敢輕議也又問臣曰我國古稱文物存於中華今其學者

皆從釋子以習章句是宜雕蟲篆刻之徒寔繁而經明行修之士絕少也此其故何耶臣對曰昔我太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而首興學校作成人材一幸西都遂命秀才廷鶚為博士教授六部生徒賜絲帛以勸之頒稟穀以養之則可見其用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教內崇國學外列鄉校里庠黨序絃歌相聞師儒弟子涵養陶薰連茹而彙征草創而潤色所謂文物存於中華蓋非過論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變起所忽薰猶同臭玉石俱焚其脫身虎口者逃



窮山蛟冠帶而蒙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生  
之流是也其後國家稍復用文之理士子雖有  
願學之志顧無所從而學焉未免曩是遠尋蒙  
伽梨而邀窮山者以講習之故神駿有送其學  
者應舉京師詩云信陵公子統精兵遠赴邯鄲  
立大名天下英雄皆法從可憐揮涕老侯嬴此  
其證也故臣謂學者從釋子習章句其源蓋始  
于此今殿下誠能廣學校謹庠序尊六藝明五  
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而從釋子捨實  
學而習章句者哉將見雕蟲篆刻之徒盡為經

明行修之士矣德陵曰卿之言為然文廟在位  
三十有八年春秋高太臣王寵之李子淵年耆  
德邵每於便殿引見訪以政事既而置酒至夜  
燈燭交光君臣皆厖眉皓首相對盡歡望之如  
圖畫忠憲王舊學於俞升旦享國垂五十年蓋  
學問以畜其德畏慎以保其位民悅之而天祐  
之也忠敬王以世子入朝時憲宗征南駐蹕釣  
魚山世子將詣行在道過京兆驪山守土者請  
浴溫泉謝曰此唐明皇所嘗御者雖異代安可  
襲乎聞者歎其知禮已而聞天子晏駕乃迴車



迎世祖于梁楚之郊世子軟角烏紗幘廣袖紫  
羅袍犀鞞象笏進退可觀世祖驚喜曰高麗萬  
里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  
來歸我此天意也忠烈王為世子與學士金瑛  
李松縉僧祖英唱和有龍樓集踐祚之後日令  
文臣崔雍等進說資治通鑑羣下化之武夫宦  
官至有讀書而能詩者德陵入侍天庭招致名  
士講論今古竟日忘倦自三代至于三季君臣  
得失國家理亂言之如昨日事延祐初鮮卑僧  
上言帝師巴思八制蒙古字有功於世乞今天

下郡國立廟比孔子仁宗命大臣諸老會議王  
謂國公楊安普曰孔氏百五之師其得通祀以  
德不以功今以制字取以為比後世恐有異論  
事雖竟行聞者偉之常使僚佐讀宋史端坐以  
聽至李沆王旦富韓范歐陽司馬諸名臣傳必  
舉手加額以致景慕之思至丁謂蔡京章惇等  
奸臣傳未嘗不扼腕切齒其好賢嫉惡蓋天性  
云

柳文正敬以贊成事免元文純傳遷贊成而判  
軍簿其後文正以判版圖復相而位文純下文



純口吾於柳公猶門生也安敢處于其上文正  
曰軍簿古兵部版圖古戶部判兵部為二宰判  
戶部為三宰所從來尚矣烏可改也交讓者累  
月忠烈王以問許文敬珙對曰珙之言舊制也  
傳之言私恩也後進而讓於先進禮也傳之言  
亦是也今若以珙監修國史則定矣王從之批  
下文正遂坐文純上蓋文純時為修國史事大  
之後執轡者多見任用以至拜相洪忠正常曰  
使人心易直雖重九譯可以相諭如其不然口  
言面實適足以自窮耳嘗有使者至合坐所柳

高興清臣與之一言忠正喫舌八賁曰汝安在  
而使宰相自言耶高興媿被流汗及高興為首  
相其與賓客接也杯酒談笑亦使譯者居其間  
故諸公曉然知客主之意而有以待之其自艾  
於忠正之言乎

中官李大順有寵於世皇我喬桐人也時忠烈  
王之入覲也請詔王以其兄校尉公世為別將  
上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預焉因賜大官  
羊上尊酒令從其所自白于王王曰汝兄校尉  
耳越散負而後別將非舊例也大順不敢復言



後聞上之言如是乃授之  
康慶龍家居教授大德己巳其徒登成均試者  
十人唱名後皆來請呵喲之聲竟夕不絕宗室  
益陽侯第在近異日入見禁中忠烈王問以民  
間事侯因言之王曰此老雖不仕誨人不倦以  
底于成豈曰小補哉勅吏載穀就賜其家

樂翁耕說前集一

樂翁押說前集二

國初徐神逸郊居有鹿帶箭奔投神逸拔其箭  
而匿之獵者至不見而返夢一神人謝曰鹿吾  
子也賴君不死當令君之子孫世為宰輔神逸  
年八十生子曰弼弼生熙熙生訥果相繼為大  
師內史令配享廟庭近世通海縣有巨物如龜  
乘潮入浦潮落而不得去民將屠之縣令利世  
通禁之作大索兩舟曳放海中夢老父拜於前  
曰吾兒遊不擇日幾不免鼎鑊公幸活之陰德  
大矣公與子孫必三世為宰相世通及子洪茂



俱登宥密孫瑛以上將軍致仕鞅鞅作詩曰龜  
乎龜乎莫耽睡三世宰相虛語耳是夕龜夢之  
曰君溺於酒色自減其福非予敢忘德也然將  
有一喜姑需焉數日果落致仕為僕射

毅王季年鄭仲夫李義方李高作亂遷王子巨  
濟朝臣遭禍者甚眾又將屠其家大將軍陳俊  
曰吾輩所嫉怨者韓賴李復基等不過四五人  
今殺無辜亦已甚焉况妻子乎力禁之後四年  
金甫鐺起兵圖反正不克又一切搜文士戮且  
盡中外洵洵莫保朝夕即將金富謂鄭李曰天

意不可知人心不可測恃力不揆義猶雜衣冠  
世寧少金甫鐺乎吾輩有子女者悉令與文吏  
之家結婚姻以安其心可父之道也衆從之然  
後其禍衰止俊之孫湜華溫皆登科湜官樞密  
使華溫以文章名世富之子就礪孫佺世為  
首相其後多顯達至今

俞文安升旦天兵大舉侵及京畿晉陽公崔怡  
欲遷都江華請群公議公獨曰以小事大理也  
事之以禮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每因我哉棄  
城郭捐宗社竄伏海島苟延歲月使邊陲之氓



丁壯盡於鋒鏑老弱係為奴虜非為國之長計也晉陽公不聽率族黨先至城南敬天寺宿焉是日從而往者皆賞以不次高王不獲已遂行數十年之間北方州郡皆為丘墟矣識者至今以為恨

哈真札臘之討金山王子也東真國主萬奴出兵二萬使完顏子淵將而與之合國家授錢趙文正冲而金威烈就礪為副以犄角之哈真請兵及糧且約相見威烈先詣其營哈真曰果欲同力討賊當先遣拜蒙古皇帝次拜東真皇帝

公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哉弊邑雖小不能臣於二帝矣遂不拜萬奴公身長七尺鬚過其臍每盛服必使二婢子分舉其鬚然後束帶及是哈真偉其貌奇其言遂定兄弟之盟

韓樞密光衍修宅舍不拘陰陽其隣人夢衣冠者十輩偶立色若不豫然相語曰我主人公每有興作使我曾不寧居奈何曰何不相加以禍曰非不能重其廉訊於其從者曰韓公家土地也



庚壯元碩守安東一邑之民父母愛而神明敬  
之後有守姓朴忘其名自謂為政不下於庚見  
一小胥性賢而謹嘗獨坐郡齋語之曰咫尺之  
地障以藩籬耳目莫得聞見况處一堂之上欲  
察四境之內不亦難哉今也得無奸吏弄法而  
窮民飲恨者乎汝其言之無隱胥曰自官之來  
民不見吏吏之弄法有不及知民之飲恨未之  
聞也守曰民以我何如庚使君胥曰民稱庚使  
君有問語亦及之守慙服  
孫知樞朴廉按慶尚人有弟與姊相訟者弟曰

一女一兒為同產何姊獨得父母之財而兒無  
其分耶姊曰父臨亡舉家產付我汝所得者緇  
衣冠各一繩鞋一兩紙一卷而已父契具存胡  
可違也訟之積年未決公召二人至前問曰若  
父歿時母安在曰先歿若等於時年各幾何曰  
姊有家矣弟鬻鬻耳公因諭之曰父母之心於  
兒女均也夫豈厚於長年有家之女而薄於無  
母鬻鬻之兒耶顧兒之所賴者姊也若遺財與  
姊等恐其愛之或不至養之或不全耳兒既長  
則用此紙作狀服緇冠衣履繩鞋以告於官將



有能辨之者其獨遺四物者意蓋如此二人者  
聞而感悟相對而泣公遂中分而與之  
晉陽公摩子禪師名萬全住珍島郡之一寺其  
徒橫恣靡所不為而號通知者尤甚金英憲之  
欲為全羅道按察使其所請謁皆抑而不行公  
嘗至其寺全慢罵而不之見公直入升堂堂上  
有樂器乃操琴數弄橫笛而吹之音節悲壯全  
欣然出口適有微疾不知公至此相與歡飲盡  
日因托以十餘事公即其座中一切聽行之留  
數事曰此則當至行營乃可為耳宜遣通知相

侯公歸數日通知果至公命吏縛之數其不法  
殺之江中晉陽公卒萬全嗣東故即晉平公沈  
也雖挾前憾以公廉謹少過莫能害之  
俞文度年遇有弟名甫欲去權臣金仁俊告公  
其謀公不應既而事未發而敗仁俊問公知之  
乎公曰知之仁俊曰知而不言明其預謀也公  
曰非不知告以自免恐傷老母之心仁俊曰昔  
者饗于吾弟之家有紅柿座客皆稱其美公獨  
不餐問其故曰將以遺母吾固知公之愛母也  
乃不坐之



抑文正殿四堂文衡取人先器識而後文之工  
拙所得皆知名士位宰相者比肩俞贊成千遇  
嘗同知貢舉性喜自用程文有微疵必欲擯之  
公不與之較擄出皆老於場屋者也其後少至  
達官

南賊李家黨者始則嘯聚山林剽掠村堡及其  
徒漸盛傳檄州郡引兵隨其後官吏或迎而犒  
之邀而避之無敢遏其勢者金樞密慶孫為巡  
閱使入羅州明日賊至公令民閉城門自守陣  
於城外張蓋據胡牀以待賊有一僧勇悍絕人

與其衆約曰我能擒彼美少年肩擔以歸共打  
斤斗吹脣踴躍而至咸陽人朴臣葵出與相敵  
兩刃相交莫能先所朴踢而躡之因斬其首賊  
驚愕官軍乘之追奔數十里遂平之

韋得儒盧進義與韓希愈爭功相讎訴于元帥  
金首相方慶公不直韋盧二人嗾之誣告公與  
希愈謀舉大事達魯花赤忻豆械繫公以聞洪  
茶丘以帝命請慶陵同臨訊鞠公曰小國戴土  
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背天逆親自取滅亡之  
禍者哉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絕



而蘇者憂矣慶陵不忍視語之曰卿雖自首天子仁聖將明其情偽而不置於死何至自苦如此公曰臣起自行伍致位宰相肝腦塗地不足以事國豈愛身誣服以負社稷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有詔公及章盧俱詣京師得傷舌爛而死於路進義至都亦病死人以為天誅

洪忠正子藩為亞相每論事必與首相許文敬與文敬或僂從之嘗閱兩制所撰詞疏忠正指摘瑕類久而不已吏啓事數輩伏于前

以英文敬謂文貼錄事曰猶能捕鼠足矣蓋譏忠正文筆非其任也忠正作色而止故人謂兩公不相能也及文敬之亡忠正歎曰公謹正直知無不言世豈復有許公哉忠正既為首相趙公仁規為亞相廉公承益次之廉公以方術得幸於兩官常居禁中稀至都堂一日忠正先起趙謂廉曰國人稱洪公曰真宰相名我老譚名公老况我等不預真宰相之目唯可勤於朝衙夕直而已廉公即日自免

崔大寧有淳大德末王惟紹等以廢嫡之謀惑



夢陵將奏之天子請以瑞興侯為嗣公進曰殿  
下獨不念景靈殿乎太祖及親廟其真容實在  
於是殿下嘗修其祀事矣萬有一瑞興侯得立  
千歲之後將追王其祖禰二侯以附則高王元  
王不容不遷矣高王元王臣皆身及事之今老  
矣不忍負夢陵慘然動容者久之惟紹等始知  
自懼矣

孫衍擅廢立處元王西宮且聞世子東歸遣兵  
待于鴨綠將脅之義州人丁五甫夜渡江告變  
世子還朝以聞天子遣使責之曰聞汝群臣不

請朝廷擅行廢立恒古以來寧有是事因詔王  
復位入朝衍憂懼發疽死王既入朝帝命充輦  
哥將數千騎衛王及世子至松京衍子惟茂擁  
兵江都將以拒命洪南陽壘以惟茂妹壻為中  
丞惟茂倚為腹心王遣李份成見洪公諭之曰  
卿累葉衣冠之後當揆義度勢以利社稷無忝  
祖父可矣公再拜謂李曰明日而今待我府門  
外是日謀於宋上將松禮宋之二子炎及份俱  
為衛士長相與麾軍進攻惟茂第惟茂問誰為  
變者曰洪中丞也惟茂膽落李及期而往惟茂



已詩矣

惟茂既誅而三別抄據曰神義驍勇之士自

謂三別抄自懷疑貳脅士庶掠婦女方南

城珍島必叛立承化侯温為王署置官府鄭文

鑑者李文真藏用門下榜眼也舉為承宣仍使

秉政文鑑曰與其富貴於偽朝無寧潔身於泉

下即自殺

玄文諱少以善騎射為三別抄首領率妻子乘

小舟適以自歸賊追及之射貫其臂仆於舟中

妻曰義不為負董而履獲其文蹈水而死玄公

與子僅免

朱文節悅貌醜鼻如爛摘安平公主始至宴群

臣殿上公起而為壽公主謂王曰何遽令老醜

鬼近前耶王曰貌醜如鬼心清如水主改容禮

之

許文敬少時常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見

棄屍自負以瘞之其額面盥手只用勺手既貴

亦如之

洪文正每夕沐浴具冠帶以拜天星雖朝騁行

役緩急之際未嘗廢也



薛文景公儉廉謹好禮朝官六品以上其有父母之喪必素服往吊鄉黨後生來謁亦具衣冠下階迎之嘗卧疾蔡中菴洪哲入內寢躬視布被弊席蕭然若僧居出而歎曰自吾輩而望公所謂壤虫之與黃鶴也

國家伐叛耽羅問罪東倭丁亥之勤壬寅寅之禦寇用兵幾二十年士皆雜金革操弓戈挾策而讀書者十不能一二而先輩老儒物故且盡六籍之傳不絕如綫大德末安文成珣為宰相尊國學修庠序舉李晟秋適崔元冲等一經置

兩教授令禁學內侍五軍三官七品已下以至內外生員皆從而聽習又聞故郎中俞咸子為僧者居泗州能讀史漢驛召至京而遣尹莘傑金承印徐誼金元軾朴理等受其說於是縫掖薦紳之徒多以通經博古為事其後白彝齋願正從德陵留都下十年多求程朱性理之書以歸我外舅政丞菊齋權公得四書集註鏤板以廣其傳學者又知有道學矣

嘗見神考寺堂頭正文年八十善說語孟詩書自言學於儒者安社俊昔一士人入室聞荆公



退處金陵往從之受毛詩七傳而至杜俊故詩則專用王氏義語孟及書所說皆與朱子章句蔡氏傳合當是時二書未至東方不知杜俊何從得其義

安密直戩為承旨忠烈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宦公執不可一日面諭公曰此人服勤左右歲月已久卿強為予與六品且命書之於前公不得已擬以節將既而伏地請曰臣以不才昵侍帷幄題品銓注豈臣庸愚所宜當之乞擇賢者代掌斯任其言甚切王領之王起入內公隨其後

跪曰願有復也臣明當見代其內豎叅官之命乞留之以須後日王趾已逾閭顧而厲聲曰可左右皆懼公徐入座曰殿下許臣矣遂削去之崔密直守璜事佛甚篤以承旨同知貢舉宴賀客不肉而素正旨別監林貞杞遺以白粲一舟不受林慚怒即以米舟賂權貴得代公為承旨時人鄙之

有巨室認民為隸民訴于典法司知司事金情與同寮知其寃而怵於勢斷與巨室入夢利刃自天而下亂研一司之吏夢之明日金發有疽



而死未踰月其同僚盡死唯一人不死不預其議者也

李叔真在甘肅寺公急邀至城中密人夜搜之不獲而歸號改國兵馬使移牒郡縣多隨風而靡公請召慶州判嚴守安至則相與勒兵按叔真為討賊之計叔真恒怙喚日者僧問時與方故為慶延公手劍擊其僧巖面走叔真懼而從之賊聞之自斬渠魁以降乃頓之黨哈丹漏網東走侵我封疆其眾數萬

殺人為糧得婦女娶鹿而脯之國家遣萬戶鄭守琪禦之於鐵嶺哈丹未至而守琪遁歸鐵嶺道險狹繞通一人過哈丹下馬魚貫而登得守琪所棄資糧大饗數日鼓行而前原州守將與眾計曰力不枝梧不如且降以紓民死邑人進士元冲甲獨以為不可坐甲城門外賊遣一僧牒以誘降之意冲甲斬僧擲首賊至冲甲格殺數人州兵亦出判興元倉曹慎接符以鼓矢貫其右肱鼓音不衰賊之前行小丘後者驚擾自相輔轢州兵乘高崩之聲震山嶽僵屍滿谷

元冲甲獨以為不可坐甲城門外賊遣一僧牒以誘降之意冲甲斬僧擲首賊至冲甲格殺數人州兵亦出判興元倉曹慎接符以鼓矢貫其右肱鼓音不衰賊之前行小丘後者驚擾自相輔轢州兵乘高崩之聲震山嶽僵屍滿谷



遂以大克

哈丹之子老的引軍踰竹田以趨平壤羅萬戶裕禦之將捨舟而陸玄文赫止之曰彼其原隰回牙恐有伏也羅公不聽未成列賊大至羅公麾軍而退僅得登舟而即將李茂與軍士數十人不及玄公立舟上呼曰茂勉之能立奇功國有賞孰與委身逆虜妻子為俘乎茂與數十人者走獨山賊將輕之下馬坐胡牀分其眾環山而登飛矢如雨茂佞樹立日晚飢甚探囊中乾糒搯而啗之且謂軍士曰男兒當死中求生毋

恐關弓左射正中賊將喉應弦而倒賊眾自亂

茂等大呼追擊斬敵無算  
庚癸之後宰相多武人李義肢與杜景升同坐中書李訥於杜曰某人自矜勇之吾一擊仆之如此因用拳撞杜攘攘皆動杜荅曰某時之事吾以空拳奮擊眾皆奔潰亦撞之拳陷於壁時人為詩曰吾畏李與杜屹然真宰輔黃閣三四年卷風一萬古

李侍中延壽當國高王將行釋氏延壽神王道  
場勅下嘉堂文其費堂吏私計曰但可攝神三



道場不犯侍中名耳及公問道場之名更忘其  
前計遠曰李延壽神王道場公曰道場亦有姓  
乎慶陵時以洪宣為司徒閔資成宣閔錄事陸  
希贊新司徒之名何字希贊老於刁筆進退應  
對自以為能至是對曰閔宣之宣也聞者笑之  
齒冷

元文純傳嘗退食燕居門生四五人來謁命之  
坐與語曰予盪首鈞衡才不逮焉物論以為何  
如皆莫敢言方學士于宣在下座對曰人謂公  
之為政如公之姓公大笑曰吾法吾姓輪至子

此汝法汝姓將至何地

崔司空品與河干旦李淳牧同在詔院河李俱  
有文名公倚其闕閱待之甚輕彼亦不為之屈  
有勅撰進答隣國徵詰書公當秉筆搔首苦吟  
未得其意擲筆罵曰此鄉曲布衣之輩所以自  
負者耶

朴尚書禴常言東方屬木木之生數三而成數  
八也畸者陽也偶者陰也吾邦之人男寡而女  
衆理則然也國家之法雖達官亦不敢有二家  
以故婦女往往有垂白而未醮者衣冠之後不



絕如縷兵民戶口日就凋喪職此而已乃上劄  
子乞令臣寮皆蓄婢侍隨品位降殺其數至於  
喪人得娶一妻一妾定為恒制銷怨曠阜民物  
之道也於是婦人無貴賤咸怒且懼會觀燈之  
日朴公扈法駕綴班而行有老嫗識之曰請畜  
婢妾者彼老乞兒也聞者傳相指之巷陌之間  
紅指如束

雪齋鄭中贊可臣掌成均試試民不見吏詩有  
老乞生得句云犬默花村月蹄閑柳驛塵餘文  
粗有可採公置之下等既放榜宴賀客見此生

憫其老欲慰籍之改犬默字誇於客曰厖睡花  
村月蹄閑柳驛塵是此生句也客未對生儼然  
而進曰吾所云者犬默也

孔尚書文伯嗜酒所居里有呂克諧者敬其老  
每邀至其家觴之以美酒孔喜而譽曰此郎年  
少觀其容止聽其言論他日必至宰相其後克  
諧迫於世故經月未遑相請孔遇之塗曰宰相  
之命自有延促不可不知也

俗語以詭衆自負者為聖者人謂壯元及第不  
為聖者之為者唯郭公預而已或曰郭公為翰



林日每遇雨必跣足持傘獨至龍化院崇教寺  
池上以賞蓮花豈非聖者乎故公詩云賞蓮三  
度到三池翠蓋紅粧似舊時唯有看花玉堂客  
風情未減鬢如絲

露堂秋先生適自安東書記還體甚肥膾遇吾  
季父秋即公戲曰李少年鬚髯輒張季父應聲  
曰秋司錄腰腹空大時以為名對

露堂性豁達無檢老而能飯常言享客但軟炊  
白粒割鮮作羹可矣雖費百金致八珍過吻則  
一也為龍州守所善王輪仁照師乘傳北上八

其境問郵吏曰汝州使君為誰吏對曰秋侍郎  
也師曰吏乎儒乎曰常以筆硯自隨或獨坐吟  
嘯似是儒者師曰聞達之士孰有姓秋者乎宜  
乎余之不相識也既而曰日之將午巨鉢香稻  
之飯深椀軟肉之羹舉案而進之前汝使君將  
如何吏即跪曰師欺我耳必深知使君者也

崔尚書元中學士雍之子也始登第為九齋教  
導嚴橫楚之法毫髮不相貸生徒怨之目曰秦  
始皇謂其酷刑也既而入翰院頗以才氣凌人  
同院李叔琪佯怒曰汝何物人自負如此我若



言前二  
十一  
一言汝將何以立於世耶汝果自謂崔學士之  
兒耶崔怫然曰妾辱人以及父母汝其不畏國  
法耶欲以我為誰氏子乎李徐曰吾謂汝是呂  
不韋之子耳崔俯首胡盧而已

鄭通者草溪人也任羅州書記愛官妓小梅香  
至生一兒見代如京惘然行迷其所之言忘其  
所欲道至所親家有僧騎善馬亦至坐未定先  
出竊其馬走羅州三日而至以夜到妓家妓與  
母挑燈坐語喟然嘆曰記室公今日安在通即  
排戶入泣且曰我在此留數日知其不可以久

處也以馬載妓自負兒相隨止來其妻既失良  
人又不堪桂王之憂率婢僕將往故鄉道見一  
婦人乘馬負兒漢在後婢曰彼來者似是我公  
妻曰乃公雖病風何至是我漸近而視之則果  
通也妻曰此老子胡為其然耶通仰視却立曰  
我如此遊戲爾

金奉翊汝孟性懦叻因避病暫寓里舍其隣人  
有獄向吏跡至金公所寓見金公坐室中語之  
不應詰之又不應吏怒曰爾所居之陋若此尊  
卑亦可見人語汝不對汝欲就獄自辨耶梓胡



史至於道婢自他而來見之遂知其然謂史曰  
吾公金平章之子金樞密之婿官又三品今朝  
官醫合吾臣藥令服戒以勿言故不言爾汝何  
辱之若是吏釋之拜謝而去

洪奉頌順忠正公子也常與李尚書淳對奕李  
輸骨董書畫殆盡以所寶玄鶴琴為孤注洪賭  
得之李取其琴以與曰此琴吾家青氈也相傳  
幾二百年物既久頗有神公謹藏之李特以洪  
性多畏忌為之截耳一日夜極寒琴絃凍絕淨  
然而響忽念有神之語急炷燈用桃菊亂擊琴

遭擊愈響則愈感嘆婢僕相守至黎明使僕近  
壽者持琴送李氏李怪其早來又見琴有亂擊  
之痕始曰吾父患此琴屢欲破棄又恐見樂章  
付於公何以還為拒不納洪大窘輿前所賭書  
畫骨董輩隨琴悉送與之李為不得已而受焉  
洪不悟自以還琴為幸

全文莫恂為趙文良簡榜第一人文良既老瘴  
戶肩頰幾不辨眾醫拱手僧有妙圓者曰此疽  
根於骨骨當半朽不刮去不理唯恐不能忍之  
也文良曰死等耳第試之乃以利刃割肉骨果



折劑之傳以藥文良絕而瞋者二日文英聞而  
往問坐門涕泣不能自已文良忽張目使人語  
之曰不謂公之憫我如此豈心於喜而色於悲  
耶文英曰烏是何言四紀同年之契其可忽諸  
文良曰我死榜中無先公者文英以涕笑曰老  
三不死矣乃歸

金剛中瑞廷志尚奇古自號愚溪其姊崔資成  
夫人使人請欲往而無馬抵者適以牛至遂載  
轡而騎之隨而觀者如市君不恤也

崔拙翁灑使酒伴狂嘗過廣明寺僧徒見其來  
皆避翁戲為禪語題其壁云居士一日因送客  
過廣明寺入一窠窠主踰牆而走唯侍者在居  
士踢侍者三下者無語後有人舉似空巖巖曰  
我若是侍者當時便沽酒呈居士看

獮翁稗說卷集



櫟翁稗說後一  
客謂櫟翁曰子之前所錄述祖宗世系之遠名  
公卿言行頗亦載其間而乃以滑稽之語終焉  
後所錄其出入經史者無幾餘皆雕篆章句而  
已何其無特操耶豈端士壯夫所宜為也答曰  
坎坎擊鼓列於風屢舞婆娑編乎雅矧此錄也  
本以驅除閑悶信筆而為之者何怪夫其有戲  
論也夫子以博奕者為賢於無所用心雕篆章  
句比諸博奕不猶愈乎且不如是不名為稗說  
地冲思序







用韓公鋒刃白差差也一云玉差謂宋玉景差也世所行宋本押韻書上平支韻差字下注云景差人名故取以為證李學士顛曰宋本押韻踈略不足據也後見前漢古今人表景差作徒何反

汲冢書多與六經不合舜禹文王皆被以六惡之名此其尤可駭者也愚意如曹瞞者自知惡稔以為當世無足畏所可畏者後世之公論也於是誣大聖欲分其謗穴地瘞書異萬一之發掘以欺後世者耳世之儒者徒見漆簡字畫之

古從而信之其亦過矣

延祐丙辰予奉使祠峨眉山道趙魏周秦之地抵岐山之南踰大散關過褒城驛登棧道入劔門以至成都又舟行七日方到所謂峨眉山者因記李謫仙蜀道難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之句太白在咸陽西南峨眉則在成都都東北可謂懸隔然而自咸陽數千里至成都或東或西不一其行又自成都東行北轉六百餘里然後至峨眉雖山川道路之迂度其勢二山不甚相遠人跡固不相及鳥道則可以橫絕



云且白樂天長恨歌云黃塵散漫風蕭索雲橫  
紫紆登劍閣峩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  
薄此言明皇幸城都時所歷也如其所云峩眉  
當在劍門成都之間而今乃不然後得詩話揆  
龜見古人已有此論蓋樂天未嘗到蜀中也  
至治癸亥予將如臨洮道過乾州唐武后墓在  
皇華驛西北俗謂之阿婆陵予留詩一篇其序  
云歐陽永叔列武后唐紀之中蓋襲遷固之誤  
而蓋失之呂氏雖制天下猶名嬰兒以示有漢  
若武后則抑李崇武革唐稱周立宗社定年號

凶逆至矣當舉正之以示萬世而反尊之寧謂  
之唐紀而書周年可乎或曰紀事者必表年以  
首事所以使條綱不紊也如子之說中宗既廢  
之後將闕其年而不書天下之事將安所繫乎  
曰魯昭公為季氏逐居乾侯春秋未嘗不書昭  
公之年房陵之廢與此奚異作史而不法春秋  
吾不知其可也其詩略曰歐公信名儒筆削未  
免失那將周餘分黷我唐日月後閱晦庵感遇  
詩如何歐陽子秉筆述至公之一篇拊卷自嘆  
孰謂後生陋學其議論有不謬於朱子耶龍鐵



亦自此類觀之

荀子每以子弓者配夫子曰仲尼子弓唐揚僚曰子弓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子接荀卿後於孟子仲弓先於子思孟子不及子思而受業於其門人荀卿安得師事於仲弓乎然則子弓者當別有一人焉子弓之功德不傳於世果可配於夫子歟就其弟子性惡之一說淵源可見矣况再傳而為楚坑之李斯乎  
乾之九三獨不言龍何也三分六爻以配三才初與二地也三與四人也五與上天也已離于

淵未登三六則龍之神變不測者亡矣故九三直以人事言之不取象於龍也進於九四近于天矣足以神其變化故云或躍在淵九二之在田豈非離于淵乎曰田水上也謂其進行之地也亦猶雲氣飛鳥往來者謂之天籟也  
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說者曰陰陽俱傷也竊謂龍也者非陽也陰而自震於為陽者也陰之既盛自疑於陽故云其血玄黃也聖人亦以陰之敵陽誠其必傷何遽言陽之傷也猶馬之象可以盡坤之柔順利貞亨作易者就人之



所易知者為之家耳將謂龍之神化不測亦足以配乾乎擅弓曰孔氏之不變出母自子思始子思之言曰若為極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與蓋繼其之出者耳非所生之母也

柳子厚南岳碑云由迦葉至師子二十四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按傳澄錄師子傳婆舍斯多婆舍斯多傳不如密多不如密多傳般若多羅般若多羅傳菩提達摩何得云至師子而離離而為達摩或有達摩達者師子之傳出也柳子蓋以達

摩達為菩提達摩也

北原與法寺碑我太祖親製其久而崔元胤集唐太宗皇帝書模刻于石辭義雄深偉麗如玄圭亦蜀緝讓廟廟而字大小真行相間鸞漂鳳治氣吞象外真天下之寶也

靖國安和寺有石刻唐三原律四韻詩一篇其後云太子某書者仁三誰也是時王與太子皆矚精嚮學延訪儒雅而尹謹吳延寵李頌李預朴浩金線金富僧富敏儀洪灌即份羅適尹彦顯李之氏崔惟清鄭知常鄭東珣林完胡宗



且名臣賢士有列朝著節論清色堂實有中華  
之風後世莫及焉

明王手寫前漢紀志表傳九十九篇題目異於  
柳尚書仁脩宅見之萬機之餘存心於與書而  
筆札之妙不減古人嗟歎之不足因記揚廷秀  
觀德壽宮所書前漢列傳贊詩云小臣濫巾縫  
披行手抄孝經未報章何曾把筆望史漢無拜  
伏讀汗透袂可謂能言人腹中事矣

古人之詩目前寫景意在言外言可盡而味不  
盡若陶彭澤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陳簡齋

開門如有雨老樹半身濕之類是也予獨愛池  
塘生春草以為有不傳之妙昔嘗咨于餘杭人  
有種蘭盆中以相惠者置之几案之上方其應  
對賓客酬酢事物未覺其有香焉夜久靜坐明  
月在牖國香觸鼻真觀清遠可愛而不可形於  
言也予欣然獨語曰惠連春草之句也

杜少陵有地偏江動蜀天遠樹浮秦之句予曾  
遊秦蜀蜀地西高東卑江水出岷山徑成都南  
東走三峽波光山影蕩搖上下秦中千里地平  
如掌由長安城南以望二面綠樹童童其下野



色接天若海在巨浸然方知此句小陵為秦蜀  
傳神而妙處正在阿堵中也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薰自  
上鉤崔拙翁灑言人謂後二句皆言月非也塵

匣元開鏡以言水明樓耳如夔府詠懷詩曉東

蒼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埋楚氣朝海躡吳天

拂雲言古樹朝海言蒼江亦詩家一格也

戲題韋僊畫松詩未見有戲之之語姑蘇朱德

潤妙於丹青謂予言凡畫松栢作輪囷礪砢則

差易而昂霄聳壑之狀最為難工此詩後四句

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公拂拭  
光燦亂請君放筆為直幹乃所以戲僊也  
薛司成文選言李太白清平詞一技仙艷露凝  
香雲雨巫山狂斷腸耳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  
鷺倚新粧倚者賴也謂趙后專寵漢宮只賴脂  
粉耳可憐者嘲之之辭也

劉賓客金陵懷古云漸滿冶城渚即錦石臺亭

蔡州新草綠幕府舊烟青興廢由人事山川空

地移後庭花一曲哀怨不堪聽此所謂四人探

驪夢得得珠者耶時語一篇為夢得得珠者



夢得金陵五題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  
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朱雀  
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  
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  
堂夜不扃視座寂寥塵漠漠一月初月可中庭  
三篇皆佳作也白樂天獨愛潮打空城寂寞回  
掉頭吟吟曰吾知後之詞人不復措辭矣東坡  
嘗書第三篇入問何不道明月滿中庭坡笑而  
不答古人於詩所取者如此退之子厚之文古  
今以為勸辭韓柳俱有論文書復讐議送文暢

序及韓之巧者王承福傳柳之粹入傳韓之書  
張中丞傳後柳之雄陽廟碑韓之平淮西碑柳  
之平淮夷雅之章以類相從編為一書及復而  
觀之尤可喜也

屈原有天問子厚隨而答之曰天對俱險盡難  
讀吾家有朱晦菴註讀之所謂浚然水釋怡然  
理順者也近於閔學士相義家見揚誠齋亦有  
此評尤令人易曉有能將兩先生及王逸三家  
之說纂為集解亦學者之一幸也  
歐陽永叔自矜曰吾之廬山高今人不能作太



白能之吾之明妃後篇太白不能作子美能之  
前篇子美不能作我則能之此後之好事者見  
廬山高音節類太白明妃後篇類子美故妄為  
之說耳蘇老泉有上歐公書云云之文非孟子  
韓子之文歐陽子之文也雖詩亦然使李杜作  
歐公之詩未必似之歐公而作李杜之詩如優  
孟抵掌談笑便可謂真孫敖也取前公詩童蒙  
輩所習宋賢集中十許首皆妙絕如西階影  
轉梧桐簾捲青山簾半空南澗夕陽迴自起西  
山漠漠有無中東江木落水分洪睡鴨殘蘆掩

雲中歸去北人多憶此每家圖畫上弄風水光  
山氣碧淨淨落日將還又小留從此定應長入  
夢夢中還與故人遊金爐香盡漏聲殘剪剪輕  
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  
楓欲死繫舟唯有去年痕我與丹青兩幻身世  
間流轉會成塵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今人猶  
昔人垂楊一徑紫苔封人語蕭蕭院中唯有  
杏花如嚶啭密倚牆斜日數枝紅溪水清連樹老  
蒼行穿溪水踏春陽溪深樹密無人處只有幽



花渡水香一字一句如明珠走盤宛轉可愛元  
澤云水邊山曉碧紗窓初下圖書滿石牀外客  
不來春正靜花間啼鳥送斜陽真得其家法矣  
巫山高白月如日明房攏李壁註曰白月言珠  
也劉須溪批云不必珠自佳壁之俗氣便不可  
掩  
有僧問東坡戲題吳江三賢詩其戲之者何意  
予曰以其不戒三業耳僧曰何謂也范蠡得西  
施身業也張翰為鱸魚口業也龜蒙欺人取財  
意業也僧大笑

戲題李公擇白石山房詩云偶尋流水上崔嵬  
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  
早歸來若謂坡煩五老寄語於李失之矣昔以  
問崔拙翁翁三復下句擬議未對予喝之曰高  
著眼翁便會相與大噓

陳簡齋贈相師云鼠目向來吾自了龜腸從與  
世相違醉來却欲憑師問黃葉漫山錫杖飛句  
法之工如此東坡云火色上騰雖有數息流勇  
退豈無人又豪宕可人

先君闕山谷集因言昔在江都有先達李湛者



君儻爾結為詩詞嚴而意新用事險僻與當時  
所尚肯馳故卒不顯蓋學涪翁而酷似之者也  
由是觀之苦心之士不遇青雲知己沒齒而無  
聞如李先達者幾何可不惜哉

櫟翁稗說後集一

櫟翁稗說後集二

鄭司諫知常詩云兩歇長堤草色多送君南浦

動悲歌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作波燕

南梁載嘗寫此詩作別淚年年漲綠波予謂作

漲二字皆未圓當是添綠波耳鄭又有地應碧

塔不多遠人與白雲相對閑淨雲流水客到寺

紅葉蒼苔僧閉門綠楊閉戶八九屋明月倚樓

三四人上磨星斗屋三角半出虛空樓一間石

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等句是家喜

用此律



金尚書華尹毅廟庚寅重九日有詩云輦下風塵起殺人如亂麻良辰不可負白酒泛黃花可見當時之事不可奈何而此老曾中亦磊落不凡

吳大祝世才諷毅廟微行詩云胡乃日清明黑雲低地橫都人且莫近龍向此中行用人韻賦戰巖云城址石巉巖邦人號戰巖迥捲乘鶴晉高刺上天咸操柄電為火洗鋒霜是蓋何當作兵器亡楚却存凡病目云老與病相期窮年一布衣玄花多掩鬢紫石少光輝怯照燈前字羞

看雪後睥待看金榜罷閉目學忘機李文順公率謂先生為詩學韓杜然其詩不多見金居士集中載其一篇有曰六百園材無用用長三尺喙不言言亦老健可尚

宋時上元日內出御詩宰相兩制三館皆應製以為盛事王岐公云雙鳳雲間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最為典麗我朝燈夕文機障子詩李文順公云三呼萬歲神山湧一熟千年海果來可與岐公並驅爭先矣今醴泉權一齋漢功云南山釀瑞生銀瓮北斗回酌酌玉杯羯鼓百技



春浩蕩鳳燈千樹月低徊白評理元恒亦云九  
霄月滿笙簫地一夜春開錦繡山自言不及權  
詩遠矣

東坡題韓幹十四馬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  
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  
看李文順公題鷺鷥圖云畫難人人畜詩可處  
處布見詩如見畫亦是傳萬古語雖不侔其用  
意同也

洪摠郎俗最喜鄭承宣襲明教百花叢裡淡丰  
容忽被狂風滅却紅獼髓未能醫玉頰五陵公

子恨無窮豈以其含咀之久而有餘味乎近世  
豐州有名妓西京存問使召置府籍妓頗以晚  
遇為恨李學士顛作詩令妓歌之憶昔正年三  
五時金釵兩鬢綠雲垂自憐憔悴容華減來作  
紅蓮幕裏兒比之鄭詩未必多讓

張章簡鑑昇平燕子樓詩云風月淒涼燕子樓  
郎官一去夢悠悠當時座客何嫌老樓上佳人  
亦白頭郭密直預壽康宮逸鶴詩云夏涼冬暖  
飼鮮肥何事穿雲去不歸海燕不曾資一粒年  
年遷滂畫櫻飛李動安承休雲詩云一片忽



從泥上生東西南北便縱橫謂成霖雨蘇群禱  
空掩中天日月明鄭密直允道贈廉使云凌晨  
走馬入孤城籬落無人杏子成布穀不知王事  
急停林終日勸春耕令人喜稱之然章簡感奮  
而作無他義三篇皆含諷諭鄭郭微而婉  
洪平甫無妄出一篇入無賢愚皆喜傳之語不  
云乎鄉人皆好之未可也皆惡之未可也不如  
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為詩文亦奚以  
異於是乎古人云詩可以喧萬古不可以得首  
肯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適獨坐真名言也

月菴長老山立為詩多點化古人語如云南來  
水谷還思母北到松京更憶君七驛兩江驢子  
小却嫌行李不如雲即荆公將母邗溝上留家  
白亭陰月明聞杜宇南北兩關心也白岳山前  
柳安和寺裏栽春風多事在裊裊又吹來即揚  
巨源陌頭揚柳縷烟細立馬煩君扣一棹啣有  
春風最相惜慙慙更向手中吹也  
金末詩人揚飛卿題紅樹云海霞不雨樓林表  
野燒無風到樹頭李文真公歲用亦云廢院瞞  
野秋思苦淺山塘揆夕陽明飛卿老藤不得不



屈

文真有三角山文殊寺長篇詩語闌缺月入深  
扉坐久微風吟聳榻深得山中之趣又一句云  
鐘梵聲中一燈赤羅氏路史載人有不改家火  
至五世其火色正赤如血文真用此事以言長  
明燈也

朴文懿恒淺山白日能飛雨古塞黃沙忽放虹  
安文成駒一鳩曉雨草連野匹馬春風花滿城  
金定直苗片雲黑處何山雨芳草青時盡日風  
皆佳句也但恨不見全篇耳

山人汪生黃山江樓詩落句云卧聞漁父軸轡  
語走馬紅塵非我徒東坡漁父詞云江頭騎馬  
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坡如龍眠畫李廣棄胡  
兒弓引滿不發悟生畫作射中追騎矣

之登科有詩名出家號鷲峯賦落梨花云玉  
龍百萬爭珠日海底陽侯於敗鱗暗向春風花  
市賣東君容易散紅塵正所謂村學中詩也全  
文貞也亦有之飛舞翩翩去却回倒吹還欲上  
枝開無端一片熱絲網時見蜘蛛捕蝶來作家  
手段固自不同



世言康先生日用林祭酒惟正俱工百家衣體  
詩康詩未之見也林則有集刊行鴻鵠家雜之  
譏有所不能免焉近世崔集均之一其集台雖  
長篇險韻走筆立成觀者絕倒如白躑躅交紅  
躑躅黃蒿微對紫薇鬪雞場裏看雞鬪歸鴈  
亭前送鴈歸水色青紅虹未斷雲容黑白雨初  
收藥圃蛸涎拖葉濕栗林蟬蛻抱枝乾對偶親  
切假使自為未必過之  
林西河椿聞鷺詩云田家樞熟麥將稠綠樹初  
聞黃栗留似識洛陽花下客殷懃百轉未能休

崔文清公滋夜直聞採真峯鶴吹詩云栗掃長  
空月正明松巢宿鶴不勝清滿山猿鳥知音少  
獨刷疎翎半夜鳴二詩俱是不遇感傷之作然  
文清氣節慷慨非林之比  
陳正言準詠柳云鳳城西畔萬條金勾引春愁  
作暝陰無限光風吹不斷惹烟如雨到秋深情  
致流麗然唐李商隱柳詩云曾共春風拂舞筵  
樂遊晴苑斷腸天如何肯到清秋節已帶斜陽  
三  
更帶蟬陳蓋擬此而作山谷有言隨人作計終  
後人自成一家乃逼真信哉



古人多有評史之作若易曉而易厭則直述其  
事而無新意者也常愛杜牧赤壁云折戟沉沙  
半未銷試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借周卽便銅  
雀春深鎖二喬烏江亭云勝敗兵家事未期包  
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  
可知雲夢澤云日旗龍旆想悠揚一索功高縛  
楚王直使飄然五湖去未如終始郭汾陽桃花  
尖人廟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  
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盧彥謙仲  
山云千古孤墳寄薜蘿沛中鄉里漢山河長陵

亦是關丘壘此日誰知與仲多張安道歌風臺  
云落魄劉卽作帝歸樽前慷慨大風詩韓彭趙  
醢蕭何繫更欲多求猛士為劉貢父塞上云自  
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  
金印惜取沙塲萬觸體王介甫張良詩云漢業  
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  
地復道方圖雍齒封韓信詩云貧賤侵陵富貴  
驕功名無復在藜藿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入  
間久寂寥禪家所謂活弄語也李銀臺李文順  
詠史數十篇要之與胡曾伯仲之間耳



後周使雙冀來聘光廟表請留之罷待優渥崔  
中令承老有疏略曰雖慕華之風未取華之令  
典雖用華之士未得華之高才蓋為冀發也  
周行胡宗旦皆閩人顯王時與北朝往復文字  
多行所撰宗旦有上仁王書博洽若不及行而  
楚楚自喜又聰敏兼通雜藝故壓勝之譽至今  
莫有能辨者

金侍中仁存清謙閣記載於宋徐兢高麗圖經  
藹然有德者之言也金文烈慧陰院歸信覺華  
諸寺碑峯文肅玉龍寺碑不為表澤自成一家

金樞密富幹文殊院記金壯元君儒松廣社碑

亦可喜惜乎其有繁辭也尹政堂彥順有禪學

其竹雲門圓應國師碑深造理窟鄭司諫知常

喜莊老為東山真靜先生碑飄飄有烟霞之想

遼人欲過鴨江為界朴寅亮參政修陳情表曰

普天之下既莫非王土三臣尺地之餘何必口

我疆我理又曰歸汶陽之舊由撫綏弊邑迴長

沙之拙袖林舞昌辰遼帝覽之寢其議荆公嘗

有一句云功謝曹隨恩慚隗始或問郭隗事有

恩字否答曰退之聯句云報恩慚隗始或者乃



服村公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豈亦別有  
來處乎

劉賁不第我輩登科則有雍齒且侯吾屬無患  
我見魏徵殊嫵媚則有人言盧杞是姦邪文未  
嘗無對也然而用之失實亦奚足尚哉林宗庇  
投權學士迪啓云乘航歸上國北方學者莫之  
先衣錦還故鄉東都主人喟然歎崔文清以為  
宋西也謂之北方賢矣

世祖平阿里孛哥金文貞瑄賀表云赫斯怒爰  
整旅揚周家黃鉞白旄爰克威允罔功剴曲沃

素衣朱纓翰林王百一學士屢稱其工世祖既

一四海登用儒雅憲章文物皆復中華之舊文

貞作表得一句云天下豈馬上理乎更闡文明

之化三改其對終莫嘆予追對曰江南如囊中

物耳方登混一之期天下豈馬上理乎更闡文

明之化取江南如囊中物耳通鑑李穀語也

唐楊嗣復率門生宴先僕射於里第座客揚汝

士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五

代馬裔孫引門生謁座主裴皞宅裴公詩六三

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我國掌試者



謂之學士其門生稱之則曰恩門門生座主之  
禮比古尤重學士有父母若座主在既放榜必  
具公服往謁而門生綴行隨之學士拜於前門  
生拜於後賓雖尊長皆下堂庭立俟禮畢揖  
讓而升以次拜賀於是學士邀至其第奉觴稱  
壽蓋用揚裴故事而禮文過之延祐庚申僕承  
乏為考試官先君年七十有七大夫年七十  
俱康寧今菊齋政丞權公是僕登科時知貢舉  
也而同知貢舉悅軒趙公諱簡成均試官常軒  
鄭公諱信三座主皆無恙於是歷謁而請之僕

於菊齋又忝東末之選故卞國府與伯臨人謂  
科舉以來未嘗有也尹擣軒與賀詩云一宴共  
歡三座主四觴齋壽兩家尊讓前讓後蟬冠擁  
迎北迎南鳳蓋奔後六年菊齋胄子政丞吉昌  
君亦知貢舉具慶之席昆仲甥壻皆高官貴戚  
扶擁前後光彩滿路尹公又詩云盛事粧成九  
街畫義談挑盡萬家燈無人不道人中佛老政  
丞耶小政丞形容當時事略盡

先君三昆季祖母金氏性嚴親授以書史伯父  
季父不羣早世先君獨年俯八旬教養子姪無



陸世業伯父之子內書舍人曰搏成均禮闈俱  
占魁其弟德原牧使曰穆季父之子今僉議評  
理曰舊吾家兄怡庵公及予亦皆以成均魁中  
第故閣默軒賀先君詩云華萼三家五榜魁人  
言皆是謫仙才知公積善真無敵獨見年年慶  
席間內書無子德原之子未第唯評理之子達  
中培中余之第二子達尊登科而達尊好學頗  
為時輩所推許未三十物故每念嗣續之難不

覺出涕

櫟翁稗說後集二畢





卷之二